



敵佔區一個村莊的調查

莊策

一、××村：它是從一九三八年春天就被敵人佔領了的，也就是××縣城被佔領的那一年，敵人的佔領也是從這時就開始了。到現在算起來，敵人在這兒佔領了四年多，這一帶附近的村莊，也同着它一樣的命運，開始陷入悲慘黑暗的地獄。這時起老百姓的心都在盼望着，何時才能擺脫這悲慘黑暗的人間地獄？

二、幾個野蠻壓迫的工具：第一個野蠻壓迫的工具是偽村公所的建立。敵人爲了實行「奴役政策」，最初的階段，是建立偽聯防隊，以偽聯防隊代理村長的任務，送情報、送糧、派款、催夫、調查村莊的抗日份子及抗日家屬、及支應敵人的特務等事情。第二階段便進一步組織偽村公所，設置偽村長和副村長，偽村公所是支應敵人特務的機關，是剝削壓迫老百姓的機關。敵人、特務到村中來便強迫村長給他們籌備美酒、大肉、紙煙、布匹、金錢，如稍不滿意便是抽打村長和村裡的百姓，並加上一個「頭銜」——「高麗八路」，一個酒席後就得上幾十元甚至一百多元，有時偽公署的一切用具都到村裡來強迫籌備，因爲敵人特務常借「清查八路」實際上是大吃大喝勒索勒索，所以偽村公所實際上就是敵人的特務機關。

第二個野蠻壓迫的工具是「保甲制度」的建立，十戶一甲，十甲一保，設立保甲長，並建立偽保甲團，由村長充實連名並交該管區警察分所批准，不管老百姓的事情如何忙，也得隨時抽調偽保甲團員到××城去受訓，還要從偽保甲團中抽調一二名青年壯壯的到城裏參加長期偽自衛團，負責站崗放哨，晚上守砲臺，一切薪金飯費都由村中供給，（每月飯費五十元，薪金六十元）。

第三個野蠻壓迫的工具是偽新民「合作社」了，敵人使用各種辦法，向老百姓進行欺騙宣傳，說什麼「新民合作社是老百姓的母親」，「新民合作社是老百姓的救星」，它是解決老百姓生活困難的組織，（？）實際上敵人是怎樣用意？自從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後第四次「治安強化」的現在，便知道敵人運用偽新民合作社來更加深了農村經濟上的剝削，而老百姓日常所需要的東西敵人都想把它全部統制起來，如果老百姓不參加偽新民合作社，便不得任何東西的「配給」，不參加合作社也就不得「配給」，就不能購買一切日用品。因此全村被迫參加偽新民合作社的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家，每股二元，另給五角「配給證」，如要購買東西，還要向該村的「經濟封鎖委員會」另給一角四分買一張「交易票」，並經過該委員會的蓋章批准後才能購買東西，而且還加以數量的限制，偽新民合作社不

論敵人的如何殘酷，實際上正相反。

三、殘酷的榨取與剝削：××村被敵人殘酷的榨取與剝削下已經四年了，現在總計敵人榨取與剝削的總數連年都在倍增，尤其一九四一年的統計數字，已經超出一九三八年的一六倍，如果按照一九四二年來說那就更厲害了，現將各年度的總數列表如下：

年度	榨取剝削總額
一九三八年	一四五〇元
一九三九年	三〇〇〇元
一九四〇年	七〇〇〇元
一九四一年	二四〇〇〇元

自從敵人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後，敵人的榨取與剝削，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厲害了，這是一百五十戶人家的村莊就榨取二萬四千零六元。現在把敵人的各種剝削項目，及數目，具體分列如下，就可以知道敵人在敵佔區生活的殘酷程度並能詳細了解敵人在敵佔區剝削的項目：

項目	數目
支應費	六八〇〇元
田賦款	四二〇〇元
修築砲臺費	一六〇〇元
土木工費	七〇〇元
派夫工費	一五〇〇元
村公所雜支	一一〇〇元
送禮費	二二〇〇元
槍費	六〇〇元
槍捐款	九〇〇元
自衛團伙食	六九〇元
照像費	六〇〇元
配給證費	四〇元
生事費	九〇〇元
豬宰捐	七〇元

以上這個村莊的統計數字是二四〇六〇元，按照全村戶數計算，平均每年每戶，被剝削約一六〇元左右，每年每戶平均負擔約二五元左右，全村無不貧苦者的身上都同樣地負擔了這筆負擔，現在把各階層在一九四一年度所負擔的款項列表如下：（其他各種臨時勒索勒索等）

還不算在內）

階層	全年每戶負擔額
富農	九四六元
中農	三〇三元
貧農	四四、五元
佃農	一九、五元

全村貧農十三家，全年負擔一二二九八元，中農二十六家，全年負擔七四四二元，貧農九十三家，全年負擔四一三八、五元，佃農五家全年負擔二二二、五元。

項目	數目	說明
田賦借款	九六二、五元	按地畝繳納
田賦入股金	二五〇元	預借
生事費	三七五元	強迫入股用
磚瓦工費	六二五元	抓捕村民用
派夫工費	三〇〇〇元	挖溝修砲臺
木工費	五七五元	修砲臺
木料費	一七〇五元	修砲臺
土料費	一六五〇元	修砲臺
支應費	七二〇元	特務勒索

上面統計總數一〇七六、五元，只是三個月月敵人的剝削就有如此驚人的數目，敵佔區老百姓，——一九四二年就是土地出賣也沒有人購買，因此一般土地農民願意把自己的土地要求別人耕種及而倒賠地地者每畝以五元計，有的便自動的搬入我根據地來了，這種情形使敵佔區農村中各階層階級都起了很大的變化。

四、人民生活困苦下降：由於敵人逐年加強剝削，敵佔區各種物價飛漲的趨勢，更加上敵人大量吸收農村人力物力財力，所以敵佔區的老百姓，生活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無維持下去了，稍爲富裕者便連年與賣土地，而貧困者終日不能飽，而我敵佔區廣大同胞都被迫走向飢餓的線上，淪爲乞丐比比皆是，現在把一九三八年度的糧食價格與一九四二年度的糧食價格對照一下已經漲了十倍，請看下列表格：

個區幹部，七個民兵，——幹這樣一支簡單的隊伍呀，負着重大的使命，向曲陽東諸俘敵人的砲進發了。

獵個砲桶，住着十三個僞軍，大部份是曲陽人，被敵人抓去的。一個小隊長，東北人。最近十幾天，他母親和個老婆從東北來了，所以他母子三口，住在離

青天明
守崗
望着深黑
仰着頭，
「時
軍開着，
「決
夜，
人來

生活是下降了幾百倍，多數人吃的青樹皮，樹葉、糠，——就是喝一點白粥還不容易得到，至於一兩天還不得一粒糧食下嚥，這種慘狀也常發生，就拿這村的一家富農來說吧，這四家共有四口，兒子、媳婦、孩子、連他自己，養種七畝土地，一隻大驢子，僱用兩頭牛，每年糧食收入八十五担，放牧二〇〇元，有四間高房，過去每年食糧二〇石，過去富農過去在這個村莊是富裕的人家了，但自從被敵人佔領後，生活就一落千丈了，首先四間高房子被敵人全部炸壞，養種的土地被敵人占去，還剩下三十五畝了，大驢子也賣給別人，現在只用一匹小毛驢，還僱用兩頭牛，一個是準備支應敵人挖溝修砲臺，一個是到地裡做活，每年工資共一八〇元，放牧也花光了，全年總計給敵人各種款項共九四六元，爲節省每年食糧減少二担還需要十八担，每年生產糧食二十四担，去年收成還沒有這樣多，從這一事實幾年來的情形，就聯想到其他階層的農民的生活了。

東諸侯炮樓上

十三名偽軍歸來經過

五月十日日晚上，我們的一支隊伍：兩個武裝宣傳隊員，兩個武裝幹事，七個民兵，——伊這樣一支簡單的隊伍呀，負着重大的使命，向東諸侯諸侯敵人的砲臺進發了。

這個砲臺，住着十三個偽軍，大部份是山東人，被敵人抓去的。一個小隊長，東北人。最近十幾天，他母親和婆婆從東北來了，所以他母子三口，住在離砲臺一百多步遠的一間小房子裡。

這一切，我們這支簡單的隊伍都知道。這一夜，砲臺上的十二個偽軍，沒有脫衣服睡覺，恐怖嗎？不是。他們在期待着什麼？

不，敵人的剝削就有如此驚人的數目，敵佔區老百姓，——一九四二年就是土地出賣也

生活是下降了幾百倍，多數人吃的青樹皮，樹葉、糠，——就是喝一點白粥還不容易得到，至於一兩天還不得一粒糧食下嚥，這種慘狀也常發生，就拿這村的一家富農來說吧，這四家共有四口，兒子、媳婦、孩子、連他自己，養種七畝土地，一隻大驢子，僱用兩頭牛，每年糧食收入八十五担，放牧二〇〇元，有四間高房，過去每年食糧二〇石，過去富農過去在這個村莊是富裕的人家了，但自從被敵人佔領後，生活就一落千丈了，首先四間高房子被敵人全部炸壞，養種的土地被敵人占去，還剩下三十五畝了，大驢子也賣給別人，現在只用一匹小毛驢，還僱用兩頭牛，一個是準備支應敵人挖溝修砲臺，一個是到地裡做活，每年工資共一八〇元，放牧也花光了，全年總計給敵人各種款項共九四六元，爲節省每年食糧減少二担還需要十八担，每年生產糧食二十四担，去年收成還沒有這樣多，從這一事實幾年來的情形，就聯想到其他階層的農民的生活了。

「不要動！」我們的四支盒子槍，對準了十二個偽軍。小隊長安全明白，因爲屋子裏站着的，不祇八路軍，還有自己隊伍的兄弟。但，新從東北來的小隊長，是個五十來歲的老年婦女，是怎麼害怕這槍的場面呵！她咕嚕一下從炕上滾下來，跪在地上哭喊：「我祇有這樣一個兒子呀！……可不要打死他呀！……他的老婆也嚇得坐在牆角。」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走！走！」一個軍人走向那間小屋。走出一段路後，一個武裝宣傳隊員向空中打了兩槍。像是告訴敵人：我們走了。

店營業分店出版在印刷中。

星花及其他

星花及其他

死敵及其他

死敵及其他

死敵及其他